

長春文史資料

一九八六年 ● 第三輯

● 長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編



本輯編輯：林 宜
 園 欣

長春文史資料 1986年第3輯(總第14輯)

長春市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出版
(長春市聯興林大街75號)

長春市第九印刷廠印刷

訂價：內平報刊印証第155號

淑妃传 (上)

冰迅 王震中

编者按：《淑妃文绣》一文在本刊第七辑发表后，立即引起文绣族兄嫂及堂侄等在世亲属的关注。他们认为该文成篇时作者囿于闻见，仅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述了文绣离婚的经过，未免失之于简单。王震中同志经过采访文绣族人，乃与冰迅同志合作，对文绣的家世、文绣的少女时代、文绣入宫前后的读书生活、文绣和溥仪的感情纠葛，以及离婚后的种种不幸等鲜为人知的经历，详加铺陈，写成这部中国最后一个皇妃的传记——《淑妃传》，交本刊发表。对此我们深感欣慰。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和给读者一个关于文绣一生的完整印象，作者除以文绣亲属口述资料作为基础，还引用了《淑妃文绣》一文中比较重要的文献资料。

溥仪在天津时期，胡嗣瑗任清室“管理驻津办事处事宜”之职，自始至终地参与并经手了文绣离婚案件。他在当时逐日留下的日记是了解文绣离婚案件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当然，因为胡嗣瑗是站在溥仪立场上说话，与文绣亲属的回忆必然有相悖之处。但这更有利于客观地反映历史原貌。我们仅把由冰迅同志校点、注释的《直庐日记》（节选）作为附录一并发表，以飨读者。

《淑妃传》（下）将在本刊第十五辑刊登。

淑妃传(上).....冰迅 王震中 (1)

家世篇..... (2)

没落世家 不盼而来
夫死家裂 寡母血泪

少女篇..... (16)

我要读书 少女年华
御笔圈定 平步青云

入宫篇..... (30)

国宝办婚 不甘作妾
入宫受封

宫闱篇..... (41)

皇家初度 香飘宫闱
景仰珍妃 月夜花前
屈居妃位 孤灯瘦影
袖藏利剪

王府篇..... (66)

醇邸“蒙难” 前程未卜
不同凡响 屈尊认母
再劝“困龙”

入窟篇	(83)
随驾入窟 礼佛犯罪	
勾心斗角 初犯“天颜”	
津门篇	(95)
泪洒津门 细雨萧萧	
风云过眼 夜夜孤灯	
义无再辱	
长春的历史和文物(上) 刘红宇 邹世魁	(115)
文物璀璨话长春——代前言	(116)
饮马河沿岸的古代文化遗存	(122)
老河身古墓群发掘现场参观记	(137)
松花江畔最早的古代泥塑——小陶猪	(143)
“军假司马”铜印小考.....	(144)
农安境内的三座重要辽代古城	(145)
石碑岭金代完颜娄室墓地的发现与研究	(156)
江心岛上的金代窖藏	(179)
长春各县出土的金代官印	(180)
长春文物考古大事记	(185)

引 言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一生之中先后娶了五位妻子，唯独早年在紫禁城的最后一次皇帝大婚中迎娶的婉容和文绣可有“后”、“妃”之称。这是因为中华民国成立时，曾与原清朝政府签订了《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的法律文书。其中第一款明确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因此，溥仪在紫禁城之内仍然是名正言顺的大清皇帝，他的妻子自然也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后或皇妃了。后来，溥仪为了恢复“大清”的江山而投身日本军阀的怀抱，中华民国政府也正式废除了清室优待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溥仪又先后册封了“祥贵人”谭玉龄和“福贵人”李玉琴。正如这个时期的溥仪只能是伪皇帝一样，他的贵人也是伪贵人。至于李淑贤，则与上述四人不同，她是在溥仪成为公民以后同溥仪恋爱结婚的，他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对儿恩爱夫妻。

中国的历代帝王，大多只立一位皇后，但几乎是毫无例外地都册封了众多的皇妃。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本人因素，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妃却只有一位，那就是文绣。

文绣的一生，大起大落，峰峦坎坷。她出身于没落的满族大家，门第虽高，却从小受苦。后因御笔圈中，入宫为妃。但她很快就看清了宫禁并非他的福地。终于，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妃革命”中，一举挣脱了帝王的镣铐。她自由了，却不过是由皇宫堕入更黑暗的社会深渊，并没有逃出封建的樊笼，最后

还是被历史吞噬了。文绣的悲惨命运，从一个普通女性无由涉足的领域，更彻底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我国广大妇女的不幸。她们或许能在偶然之间得到荣华富贵的机缘，却依然无以摆脱精神枷锁的桎梏，无以避免可悲的结局。

本书运用溥仪以及文绣的许多亲属，如族兄傅功清、傅功明，族嫂尹秋宜，族侄傅林祥、傅林森等人回忆、口述的确凿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佐以历史档案、文献，直叙文绣的一生。

家世篇

1、 没落世家

文绣，蒙族人，出自鄂尔德特氏家族，隶属于满洲八旗中的镶黄旗。八旗之内，地位也是很不平等的。其中，由皇帝亲自统帅的正白、正黄和镶黄三旗地位最高，称为“上三旗”，又叫做“内府三旗”。

文绣的家族，也是满洲八旗中最负盛名的几大家族之一。在八旗二百九十多个姓氏中，苏完瓜尔佳氏、钮祜禄氏、鄂尔德特氏和博尔济吉特氏等二十余姓居于首位。皇帝选妃，概出于此。

可是，到了文绣出生后的年代，显赫的鄂尔德特氏家族早已开始衰败了。

按旗人习惯，称名而不举姓，常以名字的首字相称如姓

氏，辛亥革命以后，旗人更是多数在名字前冠以汉姓。加之旗人之名一般只用两字，其中一字采用家谱中的排行，如此与汉姓相连，则与汉人的名字毫无二致了。文绣家族便从她这一辈做起，以百家姓中的“傅”字为姓，她入宫前的名字为傅玉芳。

因为记载世系宗支的家谱已在十年动乱中间丢失，有关鄂尔德特氏家族的远祖也无从考知了。据文绣的族兄傅功清讲，家族先人们随顺治皇帝进关（山海关）前，居住于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带、牡丹江沿岸，当时那里叫做“三姓”。若干年后又南迁定居在长白山麓。

文绣的祖父锡珍，官至吏部尚书。后世名流、要员中拜列门墙者很多，徐世昌、柯绍忞便是他所赏识的两个汉族门生。

锡珍去世时给子孙留下了大片的房产和田地。房产座落于北京东城安定门大街方家胡同，共五百余间，其中多半为祖上遗产。田地分散在北京西郊和大兴县内。此外，在顺义县河南村还有入关以来历代先人的祖坟。

就依靠这些房产、田地，锡珍去世后，他的六个儿子还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着方家胡同封建大家庭的局面。兄弟六人之中，文绣的父亲端恭居长，可是，他在官场生涯中并不得志，承祖上荫庇，只谋得内务府的一名主事小差使。其余弟兄除老五华堪官至吏部尚书、较为得意外，都是纵情声色玩乐的纨绔子弟。

晚清之际，不管怎样还算是官宦人家，到时候总有旗人钱粮进户，加上房租地息，足够支撑门庭。辛亥革命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顶戴花翎一律作废，身为吏部尚书的华堪也只好

闭门谢客，念经礼佛了。还有从呱呱落地时起就有权享用的“旗人钱粮”也嘎然终止。旗地的前景也愈来愈不妙，当小朝廷尚受到优待时，还收了几年地租，到溥仪被逐出宫，旗地一律变成民地，地租只能上缴国家了。那些年，以文绣的父亲端恭为家长的六房封建大家庭，主要靠“吃瓦片”（房租收入）维系着，其经济窘状可想而知。

端恭为人老实，性情懦弱，希图安逸，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因官场失意，抑郁寡欢，年仅六十即死。

端恭死后，大家庭继由华堪主事。因为他曾处官场高位，又能够严于律己，公平断事，其威望足以震慑几房不孝的子侄。所以在华堪的有生之年里，一个“簪缨世家、四世同堂”的偌大家族，一直在方家胡同的堂屋门洞之间摆设着。

这昔日车水马龙的高宅深院，如今已经走到坐吃山空、山穷水尽的地步。举家之内，男无谋生之本领，女无持家之心计，这个家庭只能愈来愈破落了。

最初，还有房租、地息收入，还有少量的银行存款。可是家族的子弟们谁也不知勤俭度日，使奴唤婢，大吃二喝，过了今宵，不想明晨。酒足饭饱之余，照例提笼架鸟，斗蛐蛐，听唱戏，硬是打肿脸充胖子似地挂出一付贵族之家的脸谱。

存款很快就消耗净尽了，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每每捉襟见肘，只有举债度日了。在溥仪的小朝廷依然存在的年代，社会对这些寄生虫的“大清”遗民们还留有三分情面，缺米缺面时到附近店铺陪个笑脸，也就记在赊帐欠款的摺子上，待三节（端阳、中秋和春节）催帐时，再东拼西借，拆东墙补西墙地应付过去。

这样日子长了，难免有不能应付的时候，老脸大面也渐渐不灵。于是，开始典当房屋和书画古玩以度日应急。华堪弟兄一直生长于贵族之家，使奴唤婢以外一概不懂，对于外间百事更是懵然无知。典当事务一律委之管家，使们到外面去找主，拿房屋作抵押，向放帐户借高利贷，月息都在三分以上。或者，把祖宗留下的古玩书画压价抵给当铺和琉璃厂的古玩商人，结果，到期又无力赎回，都白白便宜了人家。随后又开了卖房之戒，今天一个院套十间，明天一趟北房五间，零打碎敲地脱手而去。负责经办的管家，一个个油嘴滑舌，整天琢磨着糊弄主人，从中渔利。他们以多报少，用各种名目克扣留成，又要支付中人的介绍费，卖房所得的大笔款项便被朦走了。

门庭凋敝以至于如此，家内尚不乏败家之子，纨绔子弟们在家长华堪眼皮下，都会装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一转身就各显神通地搞起小动作来了。他们今天拿一张字画出去，明天带一个古瓷换钱，后天干脆让下人挑一挑宋明善版书送到琉璃厂变卖。一人率先，群起效尤，只瞒着长辈们的眼睛。什么样的门第才能经得起这样地败坏呢？

当华堪也终于身陷病、老之中，再无力避免这六房聚居的封建大家庭的崩溃时，方家胡同这大片的园宅也就很自然地先后易主换姓了。就在这个家庭正经历着由兴盛到衰败的沧桑变化之际，文绣出世了。

2、不盼而来

在紫禁城太和殿的宝座之上，刚刚度过登极周年纪念日的

小皇帝宣统快满四岁了。这时，离他并不遥远的交道口大方家胡同，正在发生着后来与他有过重大关系的事件。

这是大清朝吏部尚书锡珍的府邸，府门之前曾是冠盖云集、车水马龙的地方，现在虽趋萧条冷落，看上去还有相当气派。

进入府门，穿越厅堂，通向一个别有天地的小花园。园中有假山、水池、石板弯桥和幽雅的小亭，树也秃了，花也落了，可这天很晴和，是初冬季节中令人喜欢的暖日。

在花园中一个阳光充沛的角落，有一老一少两个梳着长辫子的男子，坐在从室内搬出的木椅上，谈天说地。老的，五十出头，体态清瘦，目光冷峻，此人正是锡珍的长房长子端恭。他年轻的时候也曾屡赴考场，却不获功名，如今老矣，虽说“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出入轿马”的生活并不差样，“棋琴书画、喝酒吟诗、附庸风雅”的格调也不降等，可他内心之中，总觉得身为长房长子，对不起祖宗。由于官场抑郁，人生态度已趋消极，无论国事家事，一概不闻不问，似乎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其实，还是满腹牢骚。

这天，端恭正在花园中和六弟闲聊。人称“华六爷”的这位老弟就是与端恭对坐的那个少的，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并不是一般的贵族子弟，而是到海外镀了金的，他有一张日本东京造的文凭，一张货真价实的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证书。可是，镀金的办法并不能改变他身上所固有的满洲贵胄习气，任性、骄横，又加上玩世不恭的人生信条，不为当权的王公大人所喜，拿着洋文凭也只换得一个“内阁中书”的小官衔。如此“大才小用”，怎能不令华六爷有满腹牢骚？为了发泄这一

肚子的块垒不平之气，华六爷向大哥倾诉。说起这位镀了金的“中书”也着实可怜，到民国初年已经沦落不堪了，靠向侄儿们借债度日，以至终生未娶。到最后还是孤身一人，在颐和园当清洁勤杂工。病了，无人理睬，在自己房内吃、拉不分，疯疯癫癫而死，这当然是后话了。

端恭和六弟在花园闲聊的那天，正是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旧历十一月初八日）。二人对坐，可想而知：你有不满，我也不平。正说得难解难分，只见妻子房中的婢女来到跟前，向老爷端恭施礼后连声报喜。要问喜从何处来？端恭心里明白：妻蒋氏分娩了。

端恭原配博尔济吉特氏，系清太宗皇太极的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后裔，由锡珍亲自作主成婚。该氏身材高大，性情急躁，虽与端恭共同生活了多年，感情一直不睦。她在给端恭留下一个被人唤作“黑大姐”的女儿之后，病故了。

端恭继娶蒋氏，虽出自汉族，却也属大家闺秀，心地善良，性情柔和。自从嫁给端恭，便完全按满族习俗装扮自己，信守“三从四德”的教条，绝不违拗丈夫的意愿，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端恭把希望寄托在蒋氏身上，盼她生出几个儿子，以弥合自己的缺欠，光耀门楣，重振家声。

今天，蒋氏的第一胎已经落地，到底是男是女？端恭急不可待地要向报喜的婢女问个究竟。婢女再度施礼，答曰：“是位格格！”

端恭闻言，一张期待的脸上马上布满了阴云愁雾，连连挥袖让婢女去了。只见频频摇首，十分失望地向六弟说：

“你看又是一个丫头，真是家门不幸啊！”

华六爷此时深知大哥的心思：盼着的，总不来；不盼的，自己到，既然如此，又无以告慰，老六便接过原有的话题，继续和大哥聊起来，一切如常，竟把那位刚刚来到世上的千金忘得一千二净了。

这时，蒋氏的心情可不象丈夫那样，看着自己的头生女儿，心里甜甜的，欢喜得很。既然能生出丫头，又何愁下胎不生出个小子呢？她仔细看几眼这刚来到人世的小女孩，眉眼还算周正，便给她取了个文气的乳名叫“大秀”。

端恭何曾想到，十几年后他的大秀竟能步入金壁辉煌的宫禁，倘晚死几年自己也当上了举国侧目的国丈，到那时他自然不会再有生女不如生男之慨叹了。

旧社会有地位的人家，生了男孩叫“弄璋”，生了女孩叫“弄瓦”。当大秀快满月的时候，亲友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都要表示表示，向端恭庆贺“弄瓦”之喜。对此，端恭完全没有兴趣。

“又没有生下儿子，何必多此一举呢！”端恭心灰意冷地说，他确实不想给大秀办“满月”。

家中最有发言权的五弟华堪，善子更全面地考虑问题，他否定了大哥的偏见，说：

“大嫂很会持家，对大哥的饮食起居又伺候得十分周到。妯娌兄弟之间的关系也都恰到好处，自从进我家门，上上下下和谁都没有红过脸。再说又是大嫂的头生，不管是男是女，都该好好办一下，别让大嫂心里委屈。”

经五弟如此劝慰，端恭也不再说什么了，听凭华堪去主持操办。

于是，华堪命管家到北新桥石雀胡同的“增寿堂”准备酒席。当时，饭庄对外包办酒席，规矩是由厨师预备好，挑运到办红白喜事的人家支灶来做。按大件主菜确定席名的酒席，以质论价共分四等，即燕窝、鱼翅、海参、和菜。尽管那时家道已趋中落，华堪还是为大秀的“满月”要了十桌鱼翅席。

办事那天正值滴水成冰的严冬之季，原打算近亲之外概不通知，应付一下场面也就算了。不料亲朋故旧，贺客盈门。这一是四为额尔德特氏属于“黄带子”——皇帝近支嫡系的旗人；二是因为大秀的五叔华堪尚居晚清朝廷中的高官显位。倘有人能预知这位大秀格格将来会成为皇帝的妃子，说不定连铜钉铜环的黑漆大门也会挤破的。

客人愈来愈多，十桌之数显然已不能应付，华堪当机立断，又派管家再去“增寿堂”补了十桌。虽说加大了破费，却给府中上下增添了欢乐的气氛。人们眼见这将趋冷落的门庭，终于又车水马龙地热闹了一番。

“满月”办得这样排场，蒋氏心中美滋滋的。闲来无事，她就打开梳妆台上那个嵌有宝玉图案的小长方形的福建产雕漆首饰盒子，数一数贺客们贡献的铸有“长命百岁”字样、轻重两数不一的小金牌子。当然，大秀的脖颈上也挂了一块较轻的金牌。

大秀不是端恭盼来的，但当父亲的很快也就喜欢上自己的女儿了，并为女儿起了一个大号：蕙心。

3、夫死家裂

大秀的母亲蒋氏很会做人，把大秀满月时亲友馈送的槽子糕、缸炉等点心，统统拿出来分给六房的丫头、仆妇。还特别拿出一些钱，贴补长房中的底下人。这不但赢得了人缘好的美名，也得到各方照应，方便多了。

大秀出生后，家里为她找到一名年约三十、身强力壮奶水充足的奶妈。另外还有一个专门洗洗涮涮，帮着奶妈照料大秀的丫头。大秀满月的那天晚上，蒋氏特意召乳母到自己房里，说了一番感激和爱护的体己话，又把平时梳满族两把头用的一块翠“扁方”和一只宝石金戒指，赏给了乳母。同时，也挑了几件衣服赏给照料大秀的丫头。这使她们都很感动，更精心地喂养、伺候大秀。也许奶水好有些关系，几个月的大秀出息得又白又胖。蒋氏吩咐奶妈，每天早晚两次把孩子抱到她的房中来，让她看看。有时端恭见了也高兴，就伸手摸摸大秀的小脸蛋儿。

蒋氏第二次怀孕后，端恭断言一定生个男孩儿，结果仍是不能如愿。没过几年，端恭就抛下寡妻幼女，撒手即去了。

端恭一死，年轻的蒋氏自有无尽的凄苦，可她主意打定，不论遇到多少灾难，也要把丈夫的骨肉——前妻生下的“黑大姐”和自己所生的大秀、二秀，拉扯成人。她向大秀的五叔华堪说，“我们娘几个，今后就请五叔您多照应了！”

蒋氏是汉族人，相比之下门第也低些，然而，曾为清朝二品大员的华堪并不因此而轻视蒋氏，相反一向敬重这位大嫂。

蒋氏说：“蕙心这名字叫着太不顺口了，请五叔再给大秀取个名字吧！”华堪想了想，就对蒋氏说：“我看这孩子挺文气的，就叫文绣吧！”随后，又给二秀取名“文珊”。这就是若干年后轰动一时的两个名字的由来。

蒋氏本想藉助封建大家庭的荫庇，把几个女孩拉扯大，然而好景不长，年近多病的华堪终于失去了维系破落家庭的能力，六房分立的格局已属势所必然。

分家时，这方家胡同的大片宅园早已走到形存实亡的地步了，延续了数代的四世同堂的局面，不过是一张虚空的外壳而已。蒋氏以长房地位的分家所得，除房内家俱外也只有数目甚微的一笔现款。

曾几何时，这里本是达官贵人的府邸。今天，老房已经抵债易手，原主只好迁居异地，另立门户了。蒋氏带着黑大姐和文绣、文珊姊妹，还有跟随多年的两位忠心耿耿的老年女仆，离开了世居的老宅。

搬家骡车即将启动，走的、送的无不动情挥泪。举目茫茫的蒋氏，顾念前程，祸福未测，实有满腹难言的苦衷。

平时，长房和五房处得最近，互相有些体己话，你开导我，我安慰你。因为五房的儿媳妇知道蒋氏还有一笔可观的私房钱和一批金珠首饰，曾劝她买一处象样的房子，享几年清福。可这时蒋氏哪里还能想到自己？她对侄儿媳妇说明了自己未来的打算：“我以后再也没有进项了，三个女孩子又都这么小，就得精打细算着过日子了，哪还能腾出钱来买房？我只盼着把他们姐妹拉扯大，将来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我死也就闭眼了。”

驷车慢慢地从方家胡同拐出来，“吱扭吱扭”地行进在古城的石板路上。蒋氏领着黑大姐和文绣，两名女仆轮流抱着文珊，一行数人紧跟在驷车后面，向哈达门（今崇文门）外走去。蒋氏已在花市上头条租好了几间房子，那将是她们的新居。

富贵之家客常满，穷困之时何人问？自从蒋氏搬家以后，亲朋故旧大多不再走动，唯五房之长华堪还不曾忘记处境艰难的孤儿寡母。

华堪一家仍住在方家胡同的老房子里，这位长者一生严谨，不纳妾，不赌钱，律己正人，一丝不苟。在家教方面一直沿袭清朝的传统方式。他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中圈选出若干条目，请末科状元刘春霖写成中楷四扇屏，悬挂在中厅之上，要求子女口诵心记，直到滚瓜烂熟的程度，并以为作人处世的法则。为了防止几个儿子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不许他们进学堂读书，专门请来一位刘举人，设家馆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大学》、《幼学琼林》。孩子们每天见老师、见父母，都要规规矩矩地作揖请安。

在华堪眼里，社会险恶，形势万变却总是下沉。他因为对一切全无好印象，遂杜门谢客、念经礼佛，其余一概不问。唯不时惦记着住在花市的蒋氏四口人，每隔个十天半月，就要打发儿子前往看望。他深知那般险恶的年代，一个守寡的妇道人家，单挑门户过日子真不易呀！每逢年头岁尾，老迈多病的华堪还要恭行礼法，套上马车，由儿子们搀扶着，去给在年令上比自己小得多的大嫂拜年。

乱世之中，谁也顾不了谁的年代，有华堪一家关照，蒋氏